



白話漢書

[汉] 班固 著
程新发 译

卷三

| 白话全译本 |

白話漢書

[漢] 班固 著 程新發 譯

卷三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卷五十五 卫青霍去病传第二十五

卫青，字仲卿。卫青的父亲，名字叫做郑季，河东郡平阳县人。郑季曾经以县吏身份，在平阳侯曹寿家中当差。平阳侯曹寿娶了武帝的姐姐——阳信长公主。郑季在主人家中当差期间，与主人的女仆卫媼（卫嫜）私通，生下卫青。卫青还有一位同母异父的哥哥卫长君和姐姐卫子夫，卫子夫在平阳公主家中被武帝看中，卫青的姓氏随母亲。卫媼还有一个大女儿卫君孺，二女儿卫少儿，三女儿即是卫子夫。卫子夫还有一个弟弟叫做卫步广，均以卫氏为姓。

卫青此后就成了平阳侯曹寿的家奴，在幼年时，卫青回到父亲郑季身边，父亲让卫青为人牧羊。嫡母把卫青当作奴仆，家里的哥哥也不把卫青当作兄弟。卫青曾经跟随他人至甘泉宫的官署服役，有一位服钳刑的刑徒为卫青相面，说：“你长有一副贵人面相，将来可以做官，还可以封侯。”卫青笑了，说：“我就是一个做家奴的命，能够不挨打受骂，就已经心满意足，不敢去想封侯的事情。”

卫青长大成人后，在平阳侯曹寿家中做骑奴，服侍平阳公主。武帝建元二年（公元前139年）春天，卫青的姐姐卫子夫被召入宫中，受到武帝宠幸。当时的皇后，是大长公主的女儿陈阿娇，一直没有生育，生性妒忌。大长公主听说卫子夫得到皇帝宠幸，而且有了身孕，非常愤怒，派人抓捕卫青。卫青当时在建章营服役，还是一位无名小卒。大长公主逮住卫青，要处死卫青。卫青的朋友骑郎公孙敖与其他壮士将卫青夺了下来，没有遇害。武帝听说此事后，遂下诏，任命卫青为建章军营监，兼任宫中侍从。从此后，卫青的母亲与家族中的兄弟，均受到皇帝恩宠，得到很多赏赐，几天内达到千金。卫君孺也做了太仆公孙贺的妻子。卫少儿原来与陈掌私通，皇帝此后召陈掌，授予官职。公孙敖此后也开始显贵。卫子夫在宫中做了夫人。卫青当了太中大夫。

元光六年（公元前129年），武帝任命卫青为车骑将军，进攻匈奴，卫青率领汉军从上谷郡出兵；公孙贺担任轻车将军，率领汉军从云中郡出兵；太中大夫公孙敖担任骑将军，率领汉军从代郡出兵；卫尉李广担任骁骑将军，率领汉军从雁门郡出兵，每支汉军都配属有一万骑兵。卫青抵达龙城，斩杀几百名匈奴。骑将军公孙敖损失七千骑兵，卫尉李广被匈奴俘虏，后来逃脱，回来后，按照法律当斩，花钱后被贬为庶人。公孙贺没有立功。只有卫青有所斩获，武帝赐卫青关内侯爵。再后来匈奴仍不断袭扰汉朝边郡（详情记载在《匈奴传》中）。

元朔元年（公元前128年）春天，卫夫人生下一个儿子，此后卫子夫被武帝立为皇后。当年秋天，卫青再次率领三万骑兵从雁门郡出兵，李息率领汉军从代郡出兵。卫青斩杀匈奴数千人。元朔二年（公元前127年），卫青又一次率军从云中郡出兵，向西抵达高阙，继续前进至陇西，一路上斩杀捕获匈奴数千人，还捕获了一百余万头牲畜，赶走了匈奴白羊王、楼烦王。占领黄河以南地区，武帝将黄河以南设置为朔方郡。武帝以三千八百户食邑封卫青为长平侯。卫青手下的校尉苏建受封为平陵侯，张次公受封为岸头侯。而后汉军留下来修筑朔方城。武帝说：“匈奴悖逆天理，败坏人伦，欺凌尊长，虐待老人，专门实施抢劫，讹诈其他蛮夷，倚仗飘忽不定的匈奴骑兵，已经成为汉朝边郡的祸害。朝廷因此才兴师讨伐，派遣将领，征讨残贼。《诗经》中不是有吗？‘征讨殄允，深入太原；’‘战车隆隆，抵达朔方筑城’。此次车骑将军卫青渡过黄河向西抵达高阙，斩获匈奴二千三百人，缴获大量的车辆、辎重、牲畜，封卫青为列侯，黄河以西以南的土地现在已经平定，我大军经过原榆溪要塞，翻越梓岭山，在北黄河架设桥梁，袭击匈奴蒲泥王，攻破符离要塞，打垮匈奴的精锐骑兵，捕获匈奴的前锋三千零一十七人。审问敌情，了解了匈奴的虚实，缴获马牛羊一百余万头，我军凯旋而归，加封卫青三千八百户食邑。”再后来匈奴连年入侵代郡、雁门郡、定襄郡、上郡、朔方郡，边民遭受很多侵害（详情记载在《匈奴传》中）。

武帝元朔五年（公元前124年）春天，武帝诏令卫青率领三万骑兵从高阙出兵，卫尉苏建担任游击将军，左内史李沮担任强弩将军，太仆公孙贺担任车骑将军，代国相李蔡担任轻车将军，统归车骑将军卫青节制，从朔方郡出兵，大行令李息、岸头侯张次公担任将军，从右北平郡出兵。匈奴右贤王正面对着卫青大军，误认为汉军不会到来，当晚喝的酩酊大醉，汉军半夜里杀到，包围右贤王。右贤王从睡梦中惊醒，仓皇遁逃，只带走一位爱妾和数百名骑兵，从北边突围，狼狈逃窜。汉军轻骑校尉郭成等人在后面穷追不舍，追了数百里，没有赶上，捕获右贤王裨将以下三十余人，俘虏匈奴男女一万五千余人，牲畜几百万头，汉军大获全胜，凯旋而归。到了塞下，武帝已经派出使臣，手捧大将军印绶，在军中当场拜卫青为大将军，其他将领均受卫青节制，卫青遂在军中发布大将军号令，然后率领大军进入关门，返回长安。武帝说：“大将军卫青亲自率领将士，出师大捷，捕获匈奴小王十余位，加封卫青食邑八千七百户。”同时封卫青的儿子：卫伉受封为宜春侯；卫不疑受封为阴安侯；卫登受封为发干侯。卫青辞谢道：“臣有幸在军中任职，托庇陛下神灵，汉军此次才能获取大捷，这也是军中校尉奋力拼杀的结果。陛下已经重重封赏了臣卫青，臣的儿子还在襁褓中，没有功劳，皇上封这三个孩子为列侯，臣在军中还怎样



激励将士，为国效命。卫伉这三个孩子不敢受封！”武帝说：“我并没有忘记各位校尉的功劳，现在就要封赏他们。”于是诏令御史中丞，说：“护军都尉公孙敖三次跟随大将军出击匈奴，在军中辅佐指挥，捕获匈奴小王，封公孙敖为合骑侯。都尉韩说跟随大将军出塞浑县，抵达匈奴右贤王王庭，以大将军属下身份，与匈奴激战，捕获匈奴小王，封韩说为龙额侯。骑将军公孙贺跟随大将军捕获匈奴小王，封公孙贺为南窳（jiǎo）侯。轻车将军李蔡第二次跟随大将军，捕获匈奴小王，封李蔡为乐安侯。校尉李朔、赵不虞、公孙戎奴三次跟随大将军，捕获匈奴小王，封李朔为陟轺侯，赵不虞为随成侯，公孙戎奴为从平侯。将军李沮、李息以及校尉豆如意、中郎将绾有战功，赐爵关内侯。李沮、李息、豆如意加封食邑三百户。”当年秋天，匈奴入侵代郡，杀害代郡都尉。

武帝元朔六年（公元前123年）春天，大将军卫青率领汉军从定襄郡出兵，合骑侯公孙敖为中将军，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，翥侯赵信为前将军，卫尉苏建为右将军，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，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，统一归大将军节制，汉军斩杀匈奴首级数千，凯旋而归。一个月后，卫青再次从定襄郡出兵，汉军又斩杀匈奴一万余人。苏建、赵信合军一处，共三千骑兵，碰上伊稚斜单于率领的大军，与匈奴骑兵大战一天，终因寡不敌众，所率领的汉军全军覆没。赵信原来就是匈奴人，此前投降汉朝，被武帝封为翥侯，看到情况紧急，加上匈奴的诱降，率领剩下的八百余骑兵投降伊稚斜单于。苏建全军覆没后，孤身一人逃回汉军大营，来见卫青。卫青问军中的文吏阎、长史任安、议郎周霸：“苏建兵败，该当何罪？”周霸说：“大将军出兵以来，没有杀过裨将，今天苏建弃军逃回，可以先杀苏建，以树将军威严。”阎、任安反对，说：“不能这样做，兵法上说：‘小部队即使能战，也会败于强大的敌军。’苏建以数千汉军对阵单于的数万骑兵，奋战一天多，自始至终没有投敌的想法。现在兵败回来，就要被问斩，这是在向后来者示意，兵败以后，就不要再返回了。不应该判苏建死罪。”卫青说：“我有幸以外戚身份在军中任职，不怕没有威严，周霸劝我杀将树威，误解了我的意思。即使有杀将的权利，以我在朝中受到的尊宠，也不敢在境外擅自杀罚，把苏建交给天子，让皇上来决定吧，这也是在告诉大家，人臣不敢独断专行，这样做不是也很好吗？”军中将士们都说“这样处理好”。卫青遂将苏建送往皇帝的行营。

元朔六年，霍去病受封为列侯。

霍去病，是大将军卫青姐姐卫少儿的小儿子。霍去病的父亲霍仲孺最初与卫少儿私通，生下霍去病。卫皇后后来受到皇帝宠幸，卫少儿也嫁给了詹事陈掌。霍去病因为是皇后姐姐的儿子，年纪十八岁即在宫中担任侍从。霍去病

喜欢骑射，两次跟随大将军出征。大将军受皇帝诏命，拨予霍去病一批善战的士兵，任命霍去病为骠姚校尉，霍去病率领这八百名轻骑兵，脱离汉军大部，长驱数百里，直捣匈奴巢穴，斩杀、捕获匈奴的数量远超过汉军损失。武帝大喜，诏命说：“骠姚校尉霍去病斩杀捕获匈奴二千零二十八人，俘虏匈奴相国、当户，斩杀单于祖父辈的藉若侯产，俘虏单于叔父罗姑比，两次出征，功盖全军，以二千五百户封霍去病为冠军侯。上谷郡太守郝贤四次跟随大将军，捕获匈奴一千三百人，封郝贤为终利侯。骑士孟已有功，赐关内侯爵，享受二百户食邑。”

这一年汉廷损失两位将军，翥侯赵信叛变，汉军出征建功不多，因此卫青没有得到封赏。苏建返回后，武帝没有杀他，只是让苏建花钱赎罪，而后将苏建贬为庶人。武帝赏赐卫青一千金。当时王夫人正在受到武帝的宠幸，宁乘劝卫青，说：“将军功劳不是很多，却可以享受万户食邑，三个儿子也受封为列侯，这是因为皇后的缘故。现在王夫人受到皇帝宠幸，而王夫人的亲属却还不富贵，将军何不拿出皇帝赏赐的千金，为王夫人母亲祝寿。”卫青拿出五百金为王夫人的母亲祝寿。武帝听说此事后，就此事询问卫青，卫青将宁乘教给他做此事的经过禀报武帝，武帝任命宁乘为东海郡都尉。

校尉张骞跟随大将军，此前张骞曾经出使大夏国，在匈奴逗留的时间很久，了解草原情况，可以引导汉军，找到水源和牧草丰美的地域，汉军出征，没有受到饥渴的煎熬，因为此前出使西域有功，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。

霍去病被封为列侯第三年，元狩二年（公元前121年）春天，霍去病担任骠骑将军，率领一万汉军骑兵从陇西郡出兵，再次建立功勋。武帝说：“骠骑将军率领大军翻越乌戾山，征讨速濮部落，渡过狐奴河，跨越五个匈奴王国，将缴获的敌人辎重、俘虏、投降的部众置于身后，直捣敌寇巢穴，几乎擒获匈奴单于的儿子。转战六天，翻越焉支山，行进一千余里，短兵相接，在皋兰山下鏖战，斩杀折兰王，斩杀卢侯王，强敌在汉军面前，纷纷瓦解，汉军全身而退，捕获甚多，捕获的匈奴有浑邪王子和相国、都尉，斩杀匈奴八千九百六十人，缴获休屠王祭天的金人，歼灭匈奴的部众达十分之七，加封霍去病食邑二千二百户。”

元狩二年夏天，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从北地郡出兵，而后兵分两路。博望侯张骞、郎中令李广从右北平郡出兵，而后兵分两路。李广率领四千汉军骑兵在前，张骞率领一万汉军骑兵在后。匈奴左贤王率领数万骑兵包围李广，李广所率领的汉军与匈奴大战二天，死伤过半，杀伤的敌军，数字也大致相当。张骞率领的汉军赶到战场，匈奴引兵退去。张骞因为行军滞后，不能及时抵达战场，按照汉朝法律当斩，花钱赎罪后被贬为庶人。霍去病率领的汉军从北地



郡出兵，深入敌境，合骑侯公孙敖迷失道路，没有与骠骑将军的大军会合。霍去病一路冲杀至祁连山下，捕获的匈奴非常多。武帝说：“骠骑将军渡过钩舂河，渡过居延河，抵达小月氏部落，攻下祁连山，在麟（lè）得县耀武扬威，擒获单于手下的单桓王、酋涂王，以及匈奴的相国、都尉，迫使二千五百位匈奴人投降，可谓战功卓著，震慑敌寇。此次大捷，共俘虏匈奴三万零二百人，有五位王，有匈奴王的母亲，单于的阏氏、还有王子以下五十九人，相国、将军、当户、都尉六十三人，出征将士大约损失十分之三，加封霍去病食邑五千四百户。赐跟随霍去病抵达小月氏的校尉左庶长爵位。鹰击司马赵破奴第二次跟随骠骑将军，在战场上斩杀匈奴速濮王，擒获稽且王，手下的右千骑将擒获匈奴王，还有王的母亲，王子以下四十一人，俘虏匈奴部众三千三百三十人，加上上次捕获的一千四百人，封赵破奴为从骠侯。校尉高不识跟随骠骑将军，擒获了呼于耆王子以下十一人，俘虏匈奴部众一千七百六十八人，封高不识为宜冠侯。校尉仆多也有功劳，封为辉渠侯。”合骑侯公孙敖因为没有与骠骑将军会合，贻误军机，按照汉朝法律当斩，花钱赎罪后被贬为庶人。其他将军所率领的汉军，战斗力不如霍去病，霍去病率领的汉军经过严格挑选，也敢于孤军深入敌境，霍去病率领着骁勇善战的汉军，冲锋在前，似乎也有着上天在帮助，霍去病从来没有遇到过绝境。其他将领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。此后霍去病日益受到武帝赏识，在朝中堪与大将军比肩。

再后来，伊稚斜单于怨恨浑邪王驻守在西部，一再遭受汉军打击，损失数万人，这些损失均是在骠骑将军的打击下造成的，伊稚斜单于召浑邪王到匈奴王庭来，要杀掉他。浑邪王与休屠王商议后，决计投降汉朝，派人先到边境联络。此时大行李息正在黄河岸边修筑城堡，捕获浑邪王派来的使者，马上向武帝报告。武帝担心匈奴投降有诈，妄图乘机袭击汉朝边郡，于是诏令霍去病率领汉军前往迎降。霍去病率军渡过黄河，与浑邪王的部众遥遥相望。浑邪王手下的裨将、小王看到汉军后，很多人开始犹豫彷徨，有人逃跑。霍去病当机立断，率军驰入敌阵，与浑邪王相见，斩杀企图逃跑的匈奴八千人，然后让浑邪王登上传车，先行抵达皇帝行宫，再将其余的匈奴部众分批渡过黄河，投降的匈奴有数万人，号称十万。抵达长安后，天子赏赐这些投降的匈奴金钱达亿万。赐予浑邪王食邑一万户，封为漯阴侯。封浑邪王手下的裨王呼毒尼为下摩侯，雁疵为辉渠侯，禽黎为河綦侯，大当户调虽为常乐侯。武帝赞赏霍去病的勇敢，说：“骠骑将军去病率领汉军征讨匈奴，西域浑邪王及其部众萌发投降汉朝的想法，汉军以军粮接待他们，将军率领一万骁勇善战的汉军将士，诛杀那些冥顽不灵的匈奴悍匪，据捷报，斩首八千人，招降匈奴王三十二人。汉军将士没有伤亡，而匈奴十万之众归降。正是汉军千里征战，才换来黄河一带，

沿边要塞的安宁，边郡从此不再有边患。以一千七百户加封骠骑将军。撤消陇西郡、北地郡、上郡的一半戍卒，以减轻天下徭役。”武帝将投降的匈奴部众，分散安置在边境的五个郡，还是原来塞外的地方，位置在黄河以南，按照匈奴民族的生活习俗，称为属国。元狩三年（公元前120年），匈奴再次入侵右北平郡、定襄郡，杀害汉朝军民一千余人。

接下来一年，武帝与将军们商讨：“翁侯赵信为单于设谋，以为汉军不敢穿越沙漠。深入进匈奴腹地，现在我们派大军奇袭，一定可以大获全胜。”这是元狩四年（公元前119年）。当年春天，武帝诏令大将军卫青、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领五万骑兵，加上步兵和后勤辎重，共有几十万人马，选择敢于不畏强敌，深入匈奴纵深的汉军，交予霍去病指挥。霍去病最初准备从定襄郡出兵，直接与伊稚斜单于对阵。从捕获的匈奴口中得知，伊稚斜单于在东边，于是又改变了行军路线，霍去病从代郡出兵，卫青从定襄郡出兵。郎中令李广担任前将军，太仆公孙贺担任左将军，主爵赵食其担任右将军，平阳侯曹襄为后将军，全部归大将军节制。赵信为伊稚斜单于出谋划策，说：“汉军即使穿越沙漠。也一定会人困马乏，到了那时候，匈奴可以坐等捕获汉军俘虏。”于是伊稚斜单于向沙漠以北运送辎重，布置精兵在沙漠以北迎候汉军。此时卫青率领的汉军已经出塞一千余里，与伊稚斜单于的大军迎面相遇，匈奴骑兵严阵以待，迎击汉军。卫青命令汉军用武刚车环绕阵地，加固汉军阵营，而后命令五千骑兵，向匈奴战阵发起勇猛冲击，伊稚斜单于指挥上万骑兵，纵马挥刀迎战汉军。两支大军混战在一起，只杀得夕阳西坠，狂风唳哨，一时间天昏地暗，飞沙走石，战场上两军相遇，难以辨认对方，汉军此时又从左右两翼包抄上来。面对着汉军的勇猛冲杀，在伊稚斜单于的眼中，汉军如同狂飙骤起，铺天盖地般地杀来，喊杀声响彻云天，匈奴军队逐渐不支，在薄暮中，伊稚斜单于带上六匹健骡，还有贴身的几百名骑兵，突破汉军重围，向西北方向落荒而逃。夜幕降临，汉军、匈奴骑兵仍然在抓对厮杀，两军死伤的人数大致相当。汉军左校尉捕捉到的俘虏，说单于在天黑前就已经突围出去，汉军随即派出轻骑兵，乘着夜色猛追穷寇，卫青紧随其后。匈奴残军逐渐散去。第二天黎明，汉军已经追出去二百余里，没有找到伊稚斜单于，总结战况，此次大战，斩杀俘获匈奴一万多人，卫青遂率领大军，直达真（tián）颜山赵信城，缴获匈奴存留下来的大批军粮。汉军在赵信城停留一天，凯旋而归，临走时，除补充汉军，将剩下下来的粮食全部烧毁。

卫青与伊稚斜单于会战时，前将军李广、右将军赵食其的部队从东边迂回，途中迷失道路。大将军率领汉军返回，穿越沙漠，在沙漠以南碰上这两只掉队的汉军。卫青要向皇帝奏报整个战役穿越，让大将军幕府长史询问李广为



何延误时机，责令李广说明原因，李广自杀。赵食其撤军返回后，被判处死罪，花钱赎罪后被贬为庶人。卫青大军返回后，统计战果，此次出征，共斩杀捕获匈奴一万九千余人。

当时匈奴部众已经与伊稚斜单于失去联系，前后长达十几天时间，右谷（yù）蠡王遂自立为单于。伊稚斜单于与部众又再次会合，右谷蠡王随即取消单于称号。

霍去病率领的汉军，骑兵、后勤辎重与大将军一样，但是没有裨将。只是任命李敢等人担任校尉，负裨将责任。大军从代郡、右北平郡出发，前进二千余里，遇到匈奴左贤王的部队，在战场上斩杀、捕获的匈奴，数字超过卫青。

两路大军返回后，武帝说：“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汉军征讨匈奴，携带少量辎重，穿越沙漠，深入匈奴腹地，涉河擒获单于重臣章渠，斩杀北车耆王；转而进攻左大将双，缴获旗鼓，翻越难侯山，渡过弓卢河，擒获屯头王、韩王等三人，将军、相国、当户、都尉等八十三人；在狼居胥山祭天，在姑衍山祭地，抵达翰海，斩杀擒获匈奴达七万零四百四十三人，所率汉军损失十分之二，从缴获中补充汉军的军粮辎重，长途奔袭，仍然能够保证军粮供应不绝。加封骠骑将军食邑五千八百户。右北平郡太守路博德隶属骠骑将军，约定在兴城会合，按期抵达，跟随大军抵达枹（táo）余山，斩获匈奴二千八百人，封路博德为邳离侯。北地郡都尉卫山跟随骠骑将军擒获匈奴小王，封卫山为义阳侯。原归义侯因淳王复陆支，楼剽（tuán）王伊即靬跟随骠骑将军征讨匈奴有功，封复陆支为杜侯，封伊即靬为众利侯。从骠侯赵破奴、昌武侯赵安稽跟随骠骑将军征讨匈奴有功，各加封食邑三百户。渔阳郡太守解、校尉李敢在这次征讨匈奴的战役中，缴获战鼓、旗帜，赐予关内侯爵，渔阳郡太守解享受食邑三百户，李敢享受食邑二百户。赐校尉徐自为左庶长爵。”军中官吏、士卒升官、受到赏赐的极多。卫青此次出征没有得到封赏，军中官吏、士卒也没有得到封赏。只有西河郡太守常惠、云中郡太守遂成受到封赏，遂成的俸禄达到诸侯国相，享受食邑二百户，黄金百斤，常惠受赐为关内侯爵。

两支汉军此次出塞，经过边关官员的检录，包括私带的马匹，共有十四万匹马出关，最终入关的不足三万匹。武帝开始设置大司马职务，大将军、骠骑将军同时被拜为大司马。武帝诏令，骠骑将军的俸禄与大将军一样。从此以后，卫青在朝中日益受到冷落，霍去病则日益受到皇帝重视。卫青原来的门下故旧，很多投奔至霍去病门下，在那里可以获得官职、爵位，只有任安不愿意去。

霍去病为人不喜欢多言，但做起事情来，则是敢做敢当。武帝曾经想让霍

去病学习孙、吴兵法，霍去病回答：“读兵法有什么用，打仗不需要读那么多的兵法。”武帝为霍去病修建了住宅，让他看看是否满意，霍去病不以为然，说：“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。”武帝为此而更加喜欢霍去病。然而由于霍去病在很年轻时，即已在皇帝身边担任侍中，身份尊贵，不懂得爱惜士卒。武帝让霍去病率领汉军出征，专门为霍去病安排了宫中负责饮食的太官，随军有专门载运食物的车子几十辆，凯旋归来后，车子上面还有很多没有吃完的食品，以及准备丢弃的精米和好肉，而军中的将士，有些人却在忍饥挨饿。在塞外，军中的士兵缺少粮食，没有吃饱，无精打采，霍去病还要开辟场地，与亲信踢球。这种事情很多。卫青仁厚，爱惜士兵，懂得礼让，性情温和也得到武帝信任，然而国人对卫青的评价不高。

霍去病在元狩四年（公元前119年）率军出征，三年以后，在元狩六年（公元前117年）去世。武帝很难过，诏命属国中投降的匈奴，穿上黑色盔甲，排列军阵，从长安一直排列至茂陵，模仿祁连山的模式，修建墓冢，霍去病的谥号，是将勇敢与拓地合并在一起，谥号为景桓侯。儿子霍嬭继承爵位。霍嬭，字子侯，武帝很喜欢霍嬭，希望他长大成人后也能够带兵打仗。武帝将霍嬭任命为奉车都尉，霍嬭跟随武帝祭祀泰山，在途中生病去世。霍嬭没有儿子，撤销封国。

霍去病去世后，卫青的长子宜春侯卫伉因为犯法而失去侯位。又过了五年，卫伉的两个弟弟，阴安侯卫不疑、发干侯卫登，因为献祭的酎金不足，失去侯位。二年后，冠军侯霍去病因为没有继承人，撤销封国。四年后，元封五年（公元前105年），卫青去世，谥号为烈侯。儿子卫伉继承爵位，六年后因为犯法，被免去爵位。

卫青在元狩四年围歼伊稚斜单于，十四年后去世，在此期间，汉军没有再出塞，一来是因为汉朝的马匹少了，再加上南方还要平定南粤国、闽越国的叛乱，在东边，汉军还要征伐朝鲜，在西边，还要进攻羌人、平定西南夷，因此在很长时间内，汉朝没有再出兵征讨匈奴。

卫青显贵以后，平阳侯曹寿当时患有恶疾，回到封国养病，长公主问：“现在的列侯中谁最贤能？”身边的人都说大将军。长公主笑了，说：“他是从我们家出去的，原来还是我的骑奴，干吗要选他？”身边的人说：“现在不比当初，现在在朝中，大将军可是尊贵无比。”于是长公主在宫中暗示皇后，皇后将公主的话传给武帝，武帝诏令卫青娶平阳公主，卫青死后与平阳公主合葬，堆起的墓冢像庐山一样。

大将军卫青一生中七次出击匈奴，共斩杀捕获匈奴五万多人。与单于正面交锋一次，收复黄河以南的河套地区，此后汉朝在该地设置朔方郡。武帝加封



卫青食邑，卫青前后共得到食邑一万六千三百户，三个儿子受封为列侯，每人享有一千三百户食邑，合计总共有二万零二百户。手下的裨将和校尉有九人受封为列侯，十五人可以独当一面，其中李广、张骞、公孙贺、李蔡、曹襄、韩说、苏建有自己的传记。

李息，郁郅县人，曾经侍奉景帝，武帝继位第八年，担任步兵将军，曾经在马邑驻军；六年以后，作为将军，率领汉军从代郡出兵；三年后，跟随大将军从朔方郡出兵；没有立下战功。三次担任将军，后来在朝中担任大行令。

公孙敖，义渠县人，以骑郎身份侍奉景帝。武帝继位第十二年，担任骑将军，从代郡出兵，损失汉军七千人，按照汉朝法律当斩，花钱赎罪贬为庶人。五年后，以校尉身份跟随大将军，立战功封为合骑侯。一年后，以中将军身份跟随大将军再次从定襄郡出兵，没有立功。二年后，以将军身份从北地郡出兵，因为行军迟滞，落在骠骑将军的后面，贻误军机，按照汉朝法律当斩，花钱赎罪后被贬为庶人。二年后，以校尉身份跟随大将军，没有立功。十四年后，以因杆将军身份修筑受降城。七年后，再次以因杆将军身份出击匈奴，抵达余吾河，因为损失过多，被逮捕下狱，按照汉朝法律当斩，在行刑时诈死，逃亡在民间，躲藏五六年后。被发觉，逮捕归案。因为妻子陷入巫蛊案中，全家被杀。前后四次担任将军。

李沮，云中县人，曾经侍奉景帝。武帝继位第十七年，以左内史身份担任强弩将军。一年后，再次担任强弩将军。

张次公，河东郡人，以校尉身份跟随大将军，因为立有战功封为岸头侯。太后驾崩后，担任将军，掌管北军。一年后，再次跟随大将军。两次担任将军，后来因为犯法失去侯位。

赵信，原来为匈奴的相国，后来投降汉军，被武帝封为翕侯。武帝继位第十八年，担任前将军，与匈奴大战，战败后，投降匈奴。

赵食其，陲（duì）裯（xǔ）县人。武帝继位第十八年，以主爵都尉身份跟随大将军出击匈奴，斩杀匈奴六百六十级。元狩三年（公元前120年），受赐关内侯爵，还享有黄金一百斤的赏赐。第二年，担任右将军，跟随大将军从定襄郡出兵，行军途中迷失道路，按照汉朝法律当斩，花钱赎罪后被贬为庶人。

郭昌，云中郡人，以校尉身份跟随大将军。元封四年（公元前107年），以太中大夫身份担任拔胡将军，在朔方郡驻军。班师回来后，率领汉军出击昆明，没有战功，被褫夺将军印。

荀彘，太原郡广武县人，原来是皇帝的御手，在宫中担任侍中，以校尉身份多次跟随大将军出塞。元封三年（公元前108年），担任左将军出击朝

鲜，没有战功，因为逮捕楼船将军，有罪，被杀。

骠骑将军霍去病共六次出击匈奴，其中四次以将军身份，前后共斩杀捕获匈奴十一万多人。逼迫浑邪王率领数万部众投降，开拓河西郡、酒泉郡等地，免除了西部匈奴对汉朝的威胁。四次加封食邑、爵位，享受食邑一万七千七百户。手下校尉、军官因为战功受封为列侯的有六人，担任将军的有二人。

路博德，西河郡平州县人，以右北平郡太守身份跟随骠骑将军出征，因为战功封为邳离侯。骠骑将军去世后，路博德以卫尉身份担任伏波将军，征讨南粤国，增加食邑。后来犯法，失去侯位。担任强弩都尉，率领汉军驻扎在居延泽，死在任上。

赵破奴，九原县人。曾经逃亡到匈奴，后来归汉，担任骠骑将军的司马。跟随霍去病从北地郡出征，因为立有战功封为从骠侯，因为献祭的酎金不足，失去侯位。一年后，担任匈奴将军，出击匈奴抵达匈奴，没有战功。又过了一年，出击捕获楼兰王，被封为浞野侯。六年后，以浚稽将军身份率领二万骑兵出击匈奴左王。左王与汉军大战，八万骑兵围困赵破奴，赵破奴战败被俘，所率领的汉军全军覆没。在匈奴居住十年，与匈奴太子安国逃归汉朝，后来因为陷入巫蛊案，全家被杀。

自从卫氏在朝中受到重用，大将军卫青第一个得到武帝封赏，家族中先后五人受封为列侯。前后二十四年，五位列侯又全部失去侯位。武帝征和年间（公元前92—前89年），戾太子因为诬蛊案，兵败自杀，卫氏家族从此一蹶不振。霍去病的弟弟霍光后来在朝中显贵，霍光有自己的传记。

赞辞如下：苏建曾经劝说过大将军，苏建说：“大将军在朝中尽管受到皇上重用，但朝中的士大夫们并不欣赏，希望大将军能够学习古时的名将，招贤纳士，向这方面努力！”卫青谢道：“从魏其侯、武安侯广召门客的教训中，可以看出，天子对这种做法非常痛恨。作为朝廷重臣，如果过于亲近士大夫，在贤者、不肖中分出亲疏，恐怕会引起帝王忌讳。作为大臣，能够奉职守法，就足够了，何必一定要招徕士人，惹祸上身。”骠骑将军也持有同样看法，作为将军，考虑问题应该如此。



卷五十六 董仲舒传第二十六

董仲舒，广川县（今河北省枣强县）人。从年轻时，董仲舒即钻研《公羊春秋》，在景帝朝，董仲舒做了博士。董仲舒广授学生，在教室里挂上帘幕，教授经学。跟随董仲舒受业的弟子有许多人，按照受业先后，再转相传授，有些学生甚至很少见到老师。据说董仲舒在钻研学问期间，三年内没有进出过住宅后的花园，其治学精神可谓刻苦。董仲舒是当时的大儒，进退有据，非礼不行，学生们对老师很尊敬。

武帝继位后，诏令郡、诸侯国举荐贤良文学士人，有一百余人受到举荐，董仲舒以贤良受到举荐，回答皇帝策问。

皇帝制策书：朕继承先帝传下来的尊位、美德，希望能够将尊位传至于无穷，将美德施惠于海内，虽然肩负重任，然而知道守成至难，为此朕日夜思虑，难以安宁，政务千头万绪，唯恐有所缺失。因此招揽四方俊杰，有识之士，诏令郡太守、诸侯国相、列侯，须加以留意，举荐贤良，举荐品行高尚，又博学多才的士人，希望能与他们一起探讨大道精神，以及治国理政的方略。今天看到举荐上来的士大夫，个个意气风发，举止不凡，朕甚为欣喜。恳请士大夫们要尽心竭力，朕希望得到你们中肯的回答。

人们常说三皇五帝，治国理政之道，首先在于制作礼乐，而后才能够天下和谐，后世百王莫不遵循这些道理。虞舜帝制乐，以《韶》乐为尊，周公制乐，以《勺》乐为美。圣王已逝，钟鼓管弦之声长存，可是大道却在衰微，直到夏桀、商纣暴虐恣肆，致使王道受损。前后五百年时间，坚持道义的国君，手握权柄的士人，都希望能够继续先王的成法，补正缺失，校正时弊，这种想法世代不绝，仍然感到力不从心，而且王道日复一日，仍然在衰微下去，直至后世圣王，经过努力，这才遏制住颓势。难道后世君王与先王倡导的不一样？上天使其难以恢复原来的样子，一定要让他们反复地遭受挫折，有所反思，而后才能达到目的？呜呼！君王终日操劳，夙兴夜寐，希望从古人的智慧中，受到启发，可为什么仍然达不到理想的效果？三代获得的天命，秘诀究竟在那里？上天降下的灾异，原因究竟在何处？生命长短，或夭折或长寿，人们具有的品德，或仁爱或鄙陋，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议论，不明白其中的道理。多么希望风俗淳朴，政令畅通，刑罚减少，奸邪绝踪，百姓和谐，政治开明，要做出怎样的努力，才

能够甘露普降，五谷丰登，德润四海，草木向荣，三光照耀，寒暑承平，天地护佑，鬼神显灵，惠施恩泽，域外兼容，天下共同享有一个太平世界。

士大夫们通晓先圣治国理政的方法，熟悉风俗教化的道理，了解时代转换的因果关系。治学授徒，讲授这些有很长时间了，请你们把治学的心得告诉朕。分出条目，切忌含糊，引用何术，指明出处。不必担心不正直，不忠厚，拘泥于事务的官员们会为难你们，你们的上书，不会泄漏出去，会直接送到朕的手中，不必担心。士大夫们要袒露胸臆，不要隐瞒，朕会仔细地阅读你们的对策。

董仲舒对策，回答皇帝策问：

陛下发出德音，颁下明诏，询问天命与治国理政间的关系，这些不是愚臣所能回答的。从《春秋》中记载的内容，臣审慎地加以对比研究，从中可以看出，前代有很多事情，都是上天与君王治国理政相互作用的结果，其引发的结果，令人敬畏。国家一旦出现危亡迹象，上天即会降临灾异，以此来发出警示，如果还不能自省，就会以更加严厉的危害来警告，还不知道改变，则最终会以败亡来惩罚。从这一点来看，可以看出上天是仁爱的，君王需要敬畏天命，发现乱源，就要及时地加以修正。只要不是无道的末世君王，上天都会尽力地加以扶持，使其转危为安，事在人为而已。努力做学问，则会学识渊博，变得聪明；崇尚道义，德即能够显现出来，事业也会获得成功；这些努力，均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。《诗经》中说：“朝夕不懈。”《尚书》中说：“勉哉勉哉！”都是在勉励君王要不断地做出努力。

什么是道，道是通向治国理政的正确道路，仁义礼乐均囊括在其中。上古时的圣王虽然离开人世，他们的子孙仍然能够享受国祚数百年，这其中，礼乐教化起了很大作用。后世君王如果没有制作礼乐，可以借用先王制作的礼乐，用以教化百姓。教化的效果不理想，只能说明雅颂的礼乐还没有普及，要想使得教化成功有效，一定要制作礼乐，礼乐，能够辅助君王树立道德。礼乐，可以帮助改变民风，优化民俗；用礼乐转化民风、民俗，最容易操作，劝人向善的效果也最为显著。柔和的乐声发乎于情，传入耳中，藏于骨髓。即使王道受到损伤，管弦之声也不会因此而衰微。虞舜帝当年怎样治理国家，后世人已经难以知晓，但虞舜帝倡导的雅颂礼乐遗风，却被后世人继承下来，这才有了孔子在齐国听到《韶》乐，三月不知肉香的故事。国君都希望国泰民安，没有人会希望国家走向败亡，可是国家败亡的事情仍然会发生，这是因为国君还不能重用贤者治国，施政的



方法还有缺失，才会导致政衰国亡。道在周代幽王、厉王时期即已开始衰落，这并不是周代的道衰落，而是因为幽王、厉王没有坚持正道。到了周宣王时期，周宣王思考先王的德政，努力兴利除弊，恢复文王、武王的事业，周代的道又粲然复兴。为此，诗人以华美的乐章歌颂，上天护佑，贤士辅政，后世称诵，这些在诗歌中均有反映。这即是夙兴夜寐，积德行善的结果。孔子说：“人能够弘扬道，而非道来弘扬人。”治与乱，废与兴全在于人的掌握，遭遇衰世不是因为天命不可挽回，而是人君的行为荒谬，不符合先王的道而已。

臣听说上天将天下授予某人，使其成为帝王，一定是某人有着超乎寻常的能力，然后受命于天。天下百姓向心归附，如同儿女归顺父母一样，上天此时会显现出瑞兆。《尚书》中讲：“白鱼入于王舟，火焰覆盖王屋，变成白乌鸦。”这是受命于天的瑞兆。周公说：“应哉应哉。”孔子说：“德不孤，必有邻。”指的就是积德行善，而后产生了灵验。到了后世帝王，开始奢侈淫靡，帝王不能抚恤百姓，诸侯相继叛离，黎民遭到虐害，天下纷争，昏君抛弃先王的德政，一味地强调刑罚。刑罚达不到效果，邪气就会产生；邪气蕴积在下面，仇恨弥漫在上面。上下不和，阴阳错谬，妖孽丛生。此时灾祸即开始产生。

臣听说天命即是天的命令，人生下来就有性情，人的性情即是人的欲望。或夭折或长寿，或仁厚或鄙陋，经过陶冶，才能够完善，不会一开始就尽善尽美，有的在治世时显现，有的在乱世中出现，不完全一致。孔子说：“君子的德如风，小人的德如草，草被风吹，必偃倒。”尧、舜实行德政，百姓自然仁厚、长寿，桀、纣实行暴政，百姓自然夭折、鄙陋。君王从上到下实施教化，百姓接受教化，就如同用泥巴制作陶器，制造器皿，全在于陶工的修饰加工；又好像在熔炉中冶炼金属，而后铸成器物，全在于冶铸者的模形。《论语》中说：“安抚民众，民众则会向心归善，鼓舞民众，民众则会齐心协力。”就是这个道理。

臣仔细研究了《春秋》中的要义，探求王道的开端，是在正月。它的排序是正次于王，王次于春。春天，是一年的开端；正道，是王道追求的目的。它的意思是，君王要对上接受天命，对下端正行为，正道是君王所追求的。君王要想有所作为，就要向天寻问做事的目的。天道的根本在于阴阳。阳为德，阴为刑；刑主杀而德主生。因此阳常居于盛夏，孕育万物生长；阴常居于隆冬，收藏储存万物。以此来看，天重视德而不强调用刑。天使得阳处于上位，主导万物生长，让阴处于下位，辅佐阳来收藏；阳没有阴的辅佐，不能相辅相成，完成一年四季的更替。一年要以阳来成

岁命名，这是天意。帝王做任何事情，均要秉承天意，因此要强调德政，而不能仅重视刑罚。不能用刑罚来治世，就如同不能用阴来为一年成岁命名。治国理政，以刑罚为主，会悖逆天德，先王不会这样做。现在不用先王的德去引导百官治国理政，而是以执法的酷吏来治国理政，这就是过多地强调了刑罚的作用！孔子说：“不教而诛谓之虐。”以虐政治理天下，而想要让德政化被四海，是难以成功的。

臣仔细研究了《春秋》中的要义。一元的意思是什么，“一”即是万物的初始，元即是事物中的“大”。说“一”即是“元”，是显示大是从初始发端的，以此来正本清源。《春秋》中探究本源，是从尊贵者开始。作为君王，端正君王即是端正朝廷，端正朝廷即是端正百官，端正百官即是端正万民，端正万民即是端正四方。四方得以端正，远近就不敢不统一于正道，这样做就不会再有邪气从中作祟。阴阳和谐，而后风调雨顺，百姓祥和，则会生育旺盛，此时即可以看到五谷丰登，草木茂盛，天地万物均享受到润泽，一切表现出美好，四海之内传颂盛德，远方蛮夷也会前来归附，各种祥瑞，纷至沓来，王道自然就形成了。

孔子说：“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我该完了吧！”这是孔子认为自己的德行可以引来祥瑞，但是由于身份卑微，还不能引来祥瑞。现在陛下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所处的尊位可以引来祥瑞，有引来祥瑞的身份，还有引来祥瑞的资本，行高而恩厚，智明而意美，爱民而好士，是一位有道的君王。可是天地还没有感应，祥瑞还没有显现，这是为什么？是因为还没有确立教化，百姓还没有走上正途。民众追求利益，如同水一样，由高处向低处流动，不用教化来作为堤防，就不能遏制住民众趋利的欲望，只有确立教化，才能够制止住奸邪贪婪，这就如同是修筑堤坝，挡住水害，是必须要做的事情；废弃教化，则会产生奸邪，此时再使用刑罚，也难以制止，这就如同是用堤坝阻拦洪水。上古时的圣王懂得这些道理，他们一旦南面称王，在治理天下时，首先想到的，就是要实施教化，把教化当作国家的首要任务。在国都内设立太学，在乡邑设置庠序，所做的一切，均是为了教化，引导百姓向往仁厚，崇尚礼仪，谋求利益时要有所节制，上古时的刑罚很轻，犯禁的百姓也很少，就是因为教化在其中发挥了作用，是风俗醇美导致的结果。

继承乱世的君王，要想清除上代留下来的恶行，同样需要教化。教化发挥了作用，百姓就会有好的民风民俗，子孙后代因循继承，经历五六百年，王朝仍然不会衰落。周代的末年，是因为君王无道，最终失去天下。秦在衰周的后面，不思悔改，反而变本加厉，严禁文学，禁止私人挟书，



抛弃礼仪，甚至厌恶讨论礼仪制度，妄图抛弃先王的治世之道，专注于恣肆妄为的法家治理，立国十四年，即国破家亡。自古以来，没有像秦朝这样，以乱治乱，使得民众遭受刑罚的茶毒。秦政的危害，至今还没有消除，秦政使得风俗浇薄，人民顽劣，摒弃礼仪，道德败坏，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。孔子说：“腐朽之木不可雕，粪土之墙不可圻（wū）。”汉朝继承秦朝建国，继承的社会，如同朽木粪墙一样，要想用善来治理，难以凑效。法出而奸生，令行而诈起，如同扬汤止沸，抱薪救火，越治理问题越多，难以达到好的效果。这就如同是琴瑟已经不能调音，不如将其拆开，再重新装配，才能够重新演奏；制度已经败坏到极点，只有重新制定制度，彻底地改弦更张，才能够治理好国家。现在应该改弦而不改弦，即使有最好的乐师，也难以将音调好；应该改变的制度，不加以改变，即使有大圣大贤，也难以治理好国家。汉在得到天下之后，常想很好地治理国家，至今达不到目的，就是没有彻底地改变制度，很多应该修改的没有修改。古人常讲：“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”汉朝建国已经七十余年，想要把国家治理好，效果不佳，不如来一个彻底改革；从改革中求得大治，在大治中消除祸患，迎来福瑞。《诗经》中讲：“贤君安民，天降福祿。”为政能够为百姓带来利益，自然会得到上天降下来的福瑞。仁义礼智信是不变的道理，作为君王，应该时时修养；能够五者同时修养，自然会得到上天的帮助，享受鬼神的护佑，仁德也会影响至域外，为百姓带来福祉。

武帝看了董仲舒的对策，感到很新奇，于是再次策问：

皇帝制策书：人们都说虞舜帝的时代，君王在游廊上散步，无为而治，天下即可以享受太平。周文王时代，忙碌到夕阳西下，还顾不上吃饭，国家才能够享有治理。帝王治国理政的方式，难道没有一定之规？怎么劳碌、安逸，情况会相差如此之大？

勤俭的帝王连玄色、黄色的旌旗也不设置。而在周代，却修建了两座华美的宫阙，乘坐豪华的大辂车，朱红的盾牌，玉制的斧钺，享受着六十四人的大型舞蹈，但周代的德政，至今仍然在传诵。帝王治理的方式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异？有人说良玉不必琢磨，又有人说没有文采何以辅德，这两种说法为什么会截然相反。

殷代的君王治理，用五种刑罚惩戒邪恶，要让身体受到损伤，才能够达到惩治的效果。周代成康年间减少刑罚，四十几年，天下没有刑事案件，关押犯人的监狱形同虚设。秦国使用酷刑，死伤者很多，受刑的人道